



定安县定城镇山椒社区知海书屋,创办者孙衍吾坚守36年为村民提供“精神食粮”。本报记者 袁琛 摄

## A “书痴”故事 这家书屋为何坚持36年?

花费近60万元,一心想为村民提供阅读“绿洲”

今年57岁的孙衍吾身材瘦小,皮肤黝黑。1980年创办的知海书屋,经过多次更新升级,如今作为书屋的小楼2014年由政府出资修建:一层是阅览室,摆放着种类繁多的杂志报刊,二层藏书室,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书籍。

距离书屋不远处是孙衍吾的家,这间砖瓦结构的小屋他住了40多年。昏暗的屋内四处堆放着旧书报,一张破旧的木床在书报堆中安放,床头凳子上电饭锅里正煮着饭,衣服凌乱地摆放在床上。

知海书屋就是从这间小屋开始创办,孙衍吾说他办书屋的想法源自于他母亲在他小时候的叮嘱,一定要有文化。

1980年,孙衍吾原工作单位定安县氮肥厂倒闭,他从厂里领到500元安家费后赋闲在家,于是他购买了一多本书并订阅了几种报刊,在家中8平方米的小瓦房里创办了“知海阅览室”,免费向村民开放借阅。孙衍吾用种地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小小的书屋。

“知海阅览室”在这个小屋里坚持到1987年,那一年,他为这间小小书屋干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1987年,孙衍吾三兄弟筹钱盖了一栋三层高的楼房,孙衍吾选了第一层。当一家人正在欢天喜地地准备搬家时,才发现孙衍吾选一楼的真正用意:他把老屋里的那些书报一点点从简陋的瓦房搬进了新房,自己依旧住在老屋,他准备把这里办成新的“知海书屋”。

如今,这座小楼的二层和三层住着孙衍吾的其他两个兄弟,一层依旧是他的藏书室。

“兄弟们说我傻,不仅自己累,还带着一家子一起受罪。”孙衍吾小声抱怨道:“他们一说

我,我就堵上耳朵。”说到这里,孙衍吾像孩子一样,用两根手指头堵住了耳朵。

而在当地一些村民的眼中,孙衍吾却是农村中少有的“文化人”,为村民提供着宝贵的文化财富。

今年71岁的村民黄琴英上世纪六十年代高中毕业后嫁到多校村,她是孙衍吾“铁杆粉丝”,经常借阅家禽家畜养殖技术等方面的书籍,而她的孙子常在知海书屋看书,如今考上了大学。黄琴英多年来一直支持孙衍吾办书屋,她坚信,知识能够改变命运,读书能够改变命运。

梁振贵是从多校村考到城市的一名大学生,在他的记忆里,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周末泡在知海书屋里畅游书海、翻阅中外书籍。他把孙衍吾看作良师益友,如今,偶尔回乡的他回村必做的事情就是前往知海书屋帮忙整理书籍报刊。

1988年,孙衍吾家中经济情况有所好转,他进入当地镇政府当起了宣传干事,但他依旧过着清贫的生活,如今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,可大部分工资被他用来买书订报……

在孙衍吾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下,办在自家的知海书屋一直坚持到2014年。这一年,政府拨款建成两层小楼,阅览室、藏书室、陈列室、展览室等功能一应俱全。

今年3月初,中宣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,孙衍吾的知海书屋榜上有名。2015年,知海书屋还从全国3500多家县级图书馆中脱颖而出,荣获中国十佳“最美基层图书馆”称号。

如今,孙衍吾的坚持获得了家人的理解。“有这么多人理解我,就够了,说明这些年的书屋没有白办。”孙衍吾说。

我省共建成农家书屋2695个,已经实现了全省行政村全覆盖,农家书屋配备图书500多种,1500多册,音像制品100张,报刊10种。

农村书屋  
遭遇的主要问题

图书可读性不强  
利用率低  
总量不足  
更新缓慢  
缺乏专职管理员

制图/红胄

# 农家书屋建设已覆盖全省行政村, 但存在“重建设、轻管理”等问题,少有村民问津 农家书屋如何找回读者

■ 本报记者 李磊

## B 书屋遇冷 村民不爱读书了吗?

图书可读性不强利用率低,图文并茂的少儿类图书借阅率最高

“成排的图书多年没人动。落了一层灰,用手一擦,都能在上面作‘沙画’。”提起农家书屋,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宣传文化委员李卫谦有一肚子话要说。

从2008年起,十月田镇陆续在所辖行政村建起农家书屋,大部分农村书屋于2011年、2012年建成。在书屋建成后,几乎再没有更新图书,村民对农家书屋的兴趣也日益递减,不少村的农家书屋少有人光顾。

“村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,单单用借书的方式让他们主动地从书屋获取知识,有点困难。”李卫谦说,他曾翻看一些下辖村农家书屋里的很多农技书籍,在他看起来都晦涩难懂,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更是如此。

国外名人传记、哲学类图书,几乎无人问津。农家书屋为数不多的读者是村里的孩子们,图文并茂的少儿类图书成了借阅率最高的图书种类。

今年4月,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分2个小组赴海口、三亚、儋州、琼海、万宁、昌江、保亭、白沙等8市县开展调研,实地查看了50家省级、市县、乡镇和村级(社区)公共文化服务机构,详细了解机构建设、管理和服务开展等方面的情况。调研结束后,调研组发布的一份《关于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》中,提及了包括我省农家书屋在

内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状。

调研显示:目前,我省共建成农家书屋2695个,为每个农家书屋配备图书500多种,1500多册,音像制品100张,报刊10种,已经实现了全省行政村全覆盖。但此次调研报告特别指出,以农家书屋为例,尽管各级政府部门捐赠配备了一定量的图书,但书目往往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,可读性不强,利用率低,而且总量不足,更新缓慢。

“农民前往农家书屋借书,借得最多的要数农业养殖、种植这类农技书籍。这些书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法宝,但是这些书籍农家书屋更新太慢了。”对于农家书屋的现状,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白打村村委会副主任符南腾说。

作为村里的养殖致富带头人,符南腾对村中农家书屋的现状颇有意见,他曾翻看农家书屋里关于养鸡、养猪技术的书籍,大都是十多年前出版,不少近年来出现的家禽类疾病防治方法都无法找到。

“农家书屋是村民唯一提升文化水平的渠道,如果更新太慢,村民对农家书屋寄予的希望将会大打折扣。”符南腾说。白打村农家书屋遇到的困境并不是我省农家书屋的个例,在我省其他的市县,不少农家书屋也是鲜有村民光顾。

## C 管理难题 农家书屋为何大门常关?

农家书屋多数由村“两委”干部兼职,报酬少或无任何报酬

如今,白打村的农家书屋内存有上千册各类书籍,图书管理员由村委会人员兼任,由于借书的村民不多,管理员平时很少待在农家书屋,如果有村民借书,需要提前给管理员打电话。

而在李卫谦的印象里,很多村的农家书屋刚建成时人气挺足,后来因为图书管理员属于兼职,经常忙于其他事务无法守在书屋,渐渐地农民想借书找不到人,慢慢失去了兴趣。这样一来,管理员更没有了积极性。

“农家书屋需要配备固定的工作人员,否则难以改变农家书屋提供服务单一的现状。”李卫谦表示,农家书屋配备固定的工作人员不仅能够及时反馈农民对图书的需求,还可以在农家书屋开展书画、摄影比赛和有奖读书活动,这些文化服务可以为农家书屋聚集人气。

而在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的专题报告中,也提出了缺少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:“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普遍学历偏低、专业不

对口,既懂专业、又懂管理或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十分稀缺。我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还存在着供给与群众需求脱节、不少地方存在‘重设施建设、轻管理使用’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不足等问题。”

报告指出,农村基层文化设施管理人员不仅要从事文化服务,而且兼任乡镇党政办、社会事业办、驻村指导员、会计、出纳等大量超出业务所及的工作。村文化室和农家书屋多数由村“两委”人员兼职,报酬少甚至无任何报酬,影响了其正常开放和功能的发挥。

“我认为不是如今农民不爱看书了。而是我们的农家书屋没有与时俱进,提供的服务太单一,没有找对农民的胃口。”李卫谦提出了一个建议:在每个农家书屋配备专职人员,并增设连接互联网的电视终端,管理员定期用互联网电视为村民播放农业科普知识纪录片,在观看的同时,结合农家书屋的书籍借阅,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前往看书。

## D 重聚人气 农家书屋还能找回读者吗?

探索改变单一的运作模式,培育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农村(社区)文化员队伍

2013年12月份,定安县文体局与县邮政局达成合作,建立了“农家书屋+村邮站”的服务管理模式,由文体局负责落实场地及工作人员,邮政局负责落实部分管理资金,形成农家书屋场地兼做村邮站场地,图书管理员兼职邮递员工作的模式。

2014年,孙衍吾所在的山椒社区也建起“农家书屋+村邮站”模式的书屋。在这间30平方米的书屋,摆放着两排书架,专门配备一个管理员,管理员由社区的统筹员朱美波兼任,月工资700元。书屋对外开放时间为每天11:30至14:30和18:30至21:30分两个时段。书屋还同时为村民提供收发邮政包裹、为手机充值等服务。

“一些村民前来取包裹、缴纳话费时,都会顺便借几本书,我也会向他们推荐一些新书。”对于这间开办了近两年的新书屋,朱美波坦言,虽然现在主动读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但农家书屋附加的邮政功能,却让村民主动地走进来借书。

此外,这间书屋摆放着几台电脑,不少村民通过这台电脑上网查询一些农技知识、天气情况等常识,也让这间书屋聚集了人气。

在山椒社区的另一头,受到启发的孙衍

吾也有了“升级”知海书屋的想法。熟悉互联网的儿子孙春源告诉孙衍吾,如今已经是互联网时代,书屋需要与时俱进,用无线网络共享图书、展开多媒体互动,但这还需要投入很多资金。

孙衍吾很赞同儿子的观点,他站在书架前喃喃地说:“村里再困难也要有看书的地方,村里的孩子多读些书还是好的。”

如何为农家书屋聚集人气,解决农家书屋用人的问题,让更多的村民回归阅读,我省一些实现也在积极探索中。

省人大专题调研组建议:政府除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、进一步加大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外,还需要提升基层文化工作队伍建设。其中包括着重解决专职文化站长的配备、使用和待遇等问题,建设、培育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农村(社区)文化员队伍。

同时,调研报告还建议,要加大业务技能培训力度,完善公共文化人才培养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,以基层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为重点,构建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多门类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。

(本报海口9月8日讯)

### 扫码看 动深读

(见报当日8时更新)



海南日报客户端 南海网专题

采访视频  
视频拍摄:袁琛  
视频剪辑:王诗童

制图/红胄